

## 湖头条

## 军营里的那些往事

王长江

白驹过隙,时间似流水,转眼间,离开军营40个年头了。但每每回忆起从军经历,那青春、那军营、那战友、那枪炮……一幕幕浮现在眼前,至今让我感到从军的日子,每天都是荣光的。

1979年12月,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,实现了向往已久的从军梦,这期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军营故事。

## 故事一:“高级连”

新兵刚到军营时,来了一位班长接我们4名河南兵。“班长,我们几个分到哪个连啊?”“你们几个可以啊,分到高机连了。”高级连?我们几个边走边想,这下可以啊,当兵还当了个高级兵。接着我们又问班长:“高级连是干啥子的啊?”班长说:“到了你们就知道了。”

顷刻,我们就到了连队。夜幕中,就见操场右侧是一间间空房。这时班长让放下背包洗一洗吃饭。我们四个让班长给介绍一下啥是“高级连”。

只听班长说:“高机连是机枪的机,不是高级的级。”“那搞这么多车库干啥?”我们困惑不解。“高机是14.5毫米双联高射机枪,是用汽车牵引的,专打3000米以下低空敌机,你们连是全摩托化行军,你说高级不高级。”啊!是这样的高级连啊!此时我们方才明白。

## 故事二:与“军花”拉歌

团里有女兵的单位不多,一般只有卫生队和通信连。我们所在的高机连与通信连属一个直属队,它与步兵营是平级的营级单位,有5个连队。那时的军营,每到全团看电影时,放映前各营连都要进行影前拉歌活动。通信连来一个、特务连来一个、高机连来一个……《打靶归来》,预备,唱。《战友之歌》,预备,唱。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,预备,唱。只要拉歌,其他4个连队必拉通信连,对上通信连,男兵们唱得特有劲、声音特洪亮,但最终优胜者还是通信连,因为他们连有10多个花一样的女兵,人称“军花”,他们是男女声二重唱。

## 故事三:跑卫生队的兵

四川兵张建国和我是同一年的兵,新兵三个月没少往团卫生队跑。原来卫生队有几个小护士,长得漂亮,说话又温柔。遇有伤风感冒,他就去卫生队,专找几个年轻的护士给看病检药,平常没事时,也说这疼那痒的,然后找连队卫生员开个单子到卫生队“看病”,久而久之,卫生队的兵都知道他是装病,就不想搭理他。由于职责使然,也只有应付他,他说哪疼哪痒,就随便给他捡些常吃的药,也吃不坏。

一次张建国到卫生队,说腿碰到了,当时来个男卫生兵给他看,他当即就说:“龟儿子,你来干啥子哟,去去去,叫那个小胖妮来。”小胖妮是卫生队的护士,当时也就十五六岁。她一看见高机连这个兵就烦。她很不耐烦地问他哪里不舒服了。“我腿碰着了。”无意间,小护士看到他右腿上有一个陈旧性伤疤,就随便问了句,“你这是咋弄的。”“这啊,这不是打仗冲锋时,被越军的弹片崩的吗?”小护士听后就笑了起来。这一场景正好被我到卫生队时看得一清二楚。

待小护士给他捡药时,我就问他,“张建国?你小子什么时候打仗了,怕是在家里与玩伴过家家时打的吧。”“哎,你小子多啥子事呀,我这不是逗她玩吗!”

从军几年,军营的故事一串串,信手拈来就是一个章节或一个篇章。军营留下了我的火红青春,留下了血性和激情,留下了我的少年报国志。

但时至今日,仍让我感到自豪的是,生命里有从军史,一辈子也不后悔。

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7周年到来之际,特向新老战友们致以节日的祝贺!

## 浮生岁月

## 一个人的村庄

周明金

偌大一个村庄只有老黄一个人。确切地说,还有一条老得走路不稳、耳聋眼花,陪伴他20多年的老黄狗;一群鸡鸭鹅;满树聒噪的鸟。

老黄有二子一女,都不在身边,远在北京、上海、郑州。10年前老伴得了脑梗,儿女只是匆忙回来看看,谁也不能陪她慢慢康复。那时村庄上除了老黄老两口外,还有另外四个年迈老人。他们白天经常来老黄家坐坐,帮忙搭把手,六个老人惺惺相惜,互相帮助,老黄倒没有觉得生活有多艰难。不知不觉四个老人相继离世,老伴前年也“走”了,就剩下老黄一个人。

老黄的儿女也曾说过要把他接到身边,可身在异乡拖家带口挣生活,都不容易,尤其是住得窄浅。老黄也舍不得自己辛辛苦苦营造的“老窝”;放不下睡在南地里的老伴儿,还有陪伴他多年,温顺的老黄狗。儿女们谁也没有非要坚持把老黄接过去,老黄成了留守老人。留守在生他养他七十多年的村庄上。

40年前村庄上有36户140多口人,鸡鸭鹅成群,猪牛羊满圈,鸡鸣犬吠,声音嘈杂,端着饭碗都能聚在一起,多热闹啊!渐渐地,外出求学的,外出经商的,外出打工

的,都离开了村庄,而且都一去不回返。一户一户地消失,村庄上只剩下老黄的两层小楼,孤零零地隐藏在枝繁叶茂的杂树间。如果不是鸡鸭鹅的叫声,谁也不会想到村庄上还有人。

为了排遣寂寞,老黄买了电视机、唱片机,种地,下黄鳝笼子,养鸡鸭鹅。夜里睡不着就看电视;唱片机随身携带,到哪听到哪;种地收的粮食,除了自己吃,喂鸡鸭鹅,多余的卖钱攒起来;种菜园方便长年吃菜;下黄鳝笼子,逮黄鳝、下小龙虾,并不是为了改善生活,一年也能攒个大几千,以备急需;养鸡鸭鹅,鸡鸭下蛋能吃能卖,养鹅主要是为了看家。老黄养了6只鸡,4只鸭,3只鹅,喂它们吃食时,便是黑压压的一大片。花喜鹊、灰喜鹊、黑八哥等都来蹭食。冬天,就连生性怕人的野鸡也来蹭吃蹭喝。老黄不但不轰赶它们,还会多撒些粮食。只有这个时候,老黄才是最开心的!

清晨或傍晚,村庄上最热闹,竹林、树上、屋顶沸腾了,各种鸟声不绝于耳。为了保护鸟们不被骚扰,不被那些捕鸟人偷袭,老黄白天一见有人走近村庄,便大声叫喊提醒那些“不速之客”不要随便进入村庄。为了鸟类不被伤害,老黄还特地买了

一把强光手灯,一有风吹草动便起床巡查看护。

荒芜的村庄上,灌木丛生,杂树疯长。没有牛羊啃食,它们向着劲长。老黄的又一任务就是清除灌木和一些没用的树。老黄不图什么,也不在乎谁说他一句“好”。

我见到老黄,是去年槐花飘香时节,我和邻居一块儿够槐花,附近村庄上都别人抢了先,只能到远点偏僻的村庄去,就来到老黄的村庄上。老黄问明来意,很热情把我俩领到他的村庄上。我俩边捋槐花,边和老黄闲聊:“你一个人守在村庄上不寂寞吗?”“寂寞啥?不是有电视机、唱片机吗!还有鸡鸭鹅狗和满树的鸟!”“恁么大宅子,树木茂盛,阴森森的,你不害怕吗?”“有啥可怕的?生在这里,长在这里,闭着眼都能知道哪是哪,怕啥?”“你也七十多岁了,有个伤风感冒咋办?”“我备有常用药!小病吃点药,吃不好,再去医院。真要是得个急病,死了,就解脱了!”说罢,老黄苦涩地笑笑。我的心里却很不是滋味!

够了一袋槐花,我们就和老黄告别,婉拒了老黄的真心想挽留,离开了杂树密布,鸟声喧哗的村庄。直到现在我时常回想起老黄和他那一个人的村庄。

## 烟火人间

## 夏日的街道

潘新日

夏天的街道是被环卫工人的扫帚声唤醒的,昏暗的街灯就是它惺忪的眼睛,等着朝阳把它渲染得更加清澈……

早餐店开门了,做热干面的、炸油条的、做胡辣汤的、蒸包子的、烙葱油饼的、熬粥的、炸丸子的一个个打着哈欠,盘算着一天的收成。屋里屋外的灯照亮了他们的内心,那珍藏内心的滋味和耀眼的光亮一起,会唤起一条街的味蕾,让整条街道都充满人情味。

晨练的人也起来了,老年人有的背着剑匆匆往公园赶,有的去河边跳交谊舞;年轻人出了门,简单做几个拉伸,便迈开步跑起来,此时,街道就像一条线,连着所有人的心。

店铺都开始营业了,店主一边做饭,一边等着客人前来消费。街市口的水果摊、杂货摊、补鞋摊、蔬菜摊、修车摊都摆开了阵势。街道上还没上人,老板们要么三三两两站在一起抽烟;要么坐在摊位上低着头吃着早餐,打趣地说着头天的糗事。最赶时间的是起床晚了

的人,大人匆匆忙忙买了鸡蛋和牛奶,催着电瓶车上的孩子快点吃,要迟到了。时间太紧,越赶越觉得时间不够用。

夏日的街道,早上是忙碌的,家家户户都要把自家的门前泼上水,一楼的,忙着给小院的花浇水,给地里的菜除草,给挂在架上的鸟喂食……

忙,让街道动了起来。乡下卖菜的、卖鸡的、卖鸭的、卖鹅的、卖鱼的……都一窝蜂地涌了进来,占领了街道两边的地盘,这些土生土长的农副产品,是城里人最喜欢吃的,没有农药残留、没有科技狠活,买着便宜,吃着放心。就因为此,附近的街坊都赶早买个鲜、买个称心……

等上学的孩子都到学校了,上班的人都到单位了,人流像水一样流到了该去的地方,街道慢慢地冷清下来。练剑的和跳交谊舞的老年人都回来了,主妇开始准备中午的饭食,无事的老头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下棋、聊天。有雅致的,抑或打开一本书、抑或打开收音机,泡上一壶茶,品味无尽的人生趣味。

偶尔,会有卖冰棍的,收旧手机、旧电冰箱的、卖毛蛋的,或者是推销老年用品的人,放着喇叭吆喝着,把小小的街道叫得充满了鲜活的气息。

日上中天之时,午饭是悄无声息地进行。如果不是进到屋子里,你根本不知道各家各户都在用午餐。它总是和午睡连在一起,让整条街道都睡着了……

炎炎烈日之下,除了鸣蝉尖叫着,街道空空荡荡。黄昏就是一个节点,日头刚刚偏西,街道一下子又“活”了过来,人们又重复着上午的一切,该办事的办事,该玩的玩,该喝茶的喝茶,街道依旧,日子依旧。

夜晚说来就来,此时,夏日的街道是最美的,路灯亮了,人户灯亮了,各种各样的霓虹灯、彩灯也都亮了,把街道装扮得五彩缤纷、如梦如幻。玩得最喜欢的,要数那群淘气的孩子们。他们跑啊、闹啊,汗水打湿了衣服,也打湿了街道的夜晚。劳累了一天,有的人把电扇摆在街道上,躺在躺椅上闭目养神;有的人,手握蒲扇,摇着无尽的岁月……